

王小柔 著

还是妖蛾子

这个年代最不缺少的就是娱乐，连恶搞都成了流行。我们的真实生活被娱乐糟蹋着，我们开怀大笑，甚至开怀得有点大，扣子都给绷掉了，却浑然不知。尽管我们笑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但内心得到的快乐还是少得可怜。我宁愿避开那些娱乐，甩开膀子接着捕捉生活里的妖蛾子，它是路灯底下的一盘棋，是自行车筐里的一捆菜，是躺椅里的呼噜声，是孩子被打红的屁股，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小日子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王小柔 著

还是妖蛾子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还是妖蛾子/王小柔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6

ISBN 7-02-005796-9

I. 还… II. 王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6895 号

责任编辑:陈阳春

责任印制:李 博

还是妖蛾子

Hai Shi Yao E Zi

王小柔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40 印张 6.65 插页 8

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:7-02-005796-9

定价:18.00 元

我想跟你在一起（自序）

王小柔这个艺名已经像狗皮膏一样贴我身上了，撕都撕不下去，除非拿刀连皮带肉一块儿给片下去。我也下定决心继续把这个名字糟蹋下去，什么黑锅都让这个名字死扛。

这个年代最不缺少的就是娱乐，连恶搞都成了流行。我们的真实生活被娱乐糟蹋着，我们开怀大笑，甚至开怀得有点大，扣子都给绷掉了，却浑然不知。尽管我们笑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但内心得到的快乐还是少得可怜。人们变得宽容，道德的底线越拽越长，肉眼都看不见底儿。我羡慕乌龟，长那么一个大硬壳多安全啊，不就是爬得慢点吗，腿脚利索的早被人捞走了。所以，我也蜷缩在自己的小日子里，从来不弄出大动静，干啥都默默的。我觉得这样安全、自在。

只有在我熟悉的市民生活里，我嘴角的笑意才是由衷的，我想，你也是吧。

微凉的夜晚让人有了遥望夜空的冲动，于是拉开玻璃门，把头放在窗外，我的手掌撑在冰凉的瓷砖上。别人家的灯火挤进我的眼

睛，那些温暖的绚丽环抱着并不寂寞的温度。一侧脸，便能看见卧室的窗子，土土稚嫩的声音隐约传来。在这样的夜晚，实在适合想念某一个人，但还好，属于我的想念很轻，一个微笑便能把它们托起。

在快到零点的时候，我打开熟悉的页面，总让我心里惦记着的小说已经被点击了一百多万次，作者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，停顿下来的那个结尾我已经看了两遍。电脑里放着不知道谁唱的歌，QQ里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头像亮着。我的眼睛愣愣地望着苍白的文章区，上面写着“无标题——记事本”。

我呆在夜晚，那些字像一朵朵雏菊在日光灯下盛开，记录就是一次回忆。对一天的怀念，对时光的惦记。

我的记忆力在衰老，以至于不白纸黑字地写下来转眼就把这一天的事忘了，那些瞬间迸发出来的笑声和郁闷多么可爱，亮晶晶的，像镶嵌在假首饰上的光片和有机玻璃。

黄色的小鹦鹉总是想方设法自己打开笼子门，再从拉门的微弱缝隙里挤进来，一阵拍动翅膀的声音，它就落在我橘红色的肩膀上，我侧过头向它笑，喊着它的名字，它用红色小眼睛与我回应，耳畔的鸣叫刺耳且动听。它一会儿跳上我的头顶，用小嘴一根一根地啄起我的头发，一会儿直接飞到我敲击键盘的手上，伸着脖子用嘴碰碰屏幕。它的玩耍让我的桌子凭空生动起来，到处都在动，它跟个体力好的搬运工似的，把一个信封从左面搬到右面，又把一支笔从右面叨到左面，最后，我爸看不过去，一巴掌扇过去，黄色小身体在我头顶绕行半圈，老实地回自己房间吃食去了。

我把脸贴在拉门的玻璃外面，看着它把头埋在食盒里。冰凉的幸福。这情景是多么熟悉，从童年一直蔓延到此时。十几个温暖的冬天，我就呆在一幅画卷里，老人、女孩和小鸟。那似乎是一个独立的世界，像伊甸园，在生命的某一处永远春意盎然安静神秘而无人打扰。我常想，要是鹦鹉也会上网，我们将是多么惬意的一对网友。

正郁闷，手机响了，上面是一个熟悉的名字，她说：“你是不是又写我的短粗胳膊了？”我大惊失色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说：“就你那点心眼儿，傻子都知道。”我站在阳台上狂笑。

一个ID的距离是怎样的距离，这感觉很奇怪。当你刻意让自己产生记忆的时候，你跟那个ID的距离就近了。前些日子，一个女ID忽然给我打电话，我想都没想就说：“你不是在网上吗，还给我打电话？”她惊讶地说：“你居然还知道我是谁？”我说：“爱你爱到骨头里，哈哈。”然后，她一直在说话，我们都很惊奇这份穿越网络的友谊。她说，无论隔多长时间给我打电话都不会有迟疑，因为她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让她放心的朋友，始终会在原地。我在电话的另一边特别真诚地笑，这个电话之前，我们应该已经五年没任何联系了，只是偶尔在网上看见她一闪而过，五年以前，她经常在中午给我打电话，间或汇报一下那时她的一场又一场斗智斗勇的恋爱。她问，你说我们如果一直不联系，你会不会忘了我啊？我信誓旦旦地说：不会。

其实，我也在问我自己，会吗？有一天，忘记一个我熟悉和热爱着的ID。我但愿不会。

尽管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，其实我依然喜欢现实给我的踏实

感，我喜欢电话里的声音，我喜欢跟你依靠在一起逛街或者坐在冰激凌店看人来人往，我喜欢推杯换盏，我喜欢叫嚣着说你跟傻子赛(似)的，我喜欢你走在我旁边的温度，我喜欢ID变成一个活色生香的宝贝。

好朋友之间的友谊有着水到渠成的美感，我们不用歃血为盟便可分享心事。当一个多年的好友忽然跑到MSN里变成一个相好的ID，我们成为分享生活细节、分享隐私的最佳伙伴，我们抛开网络面对面坐着，就算多年不见，也不会有丝毫陌生感。那感觉惬意而自然。我们如同是夜半女生宿舍里的窃窃私语，我们把声音压得很低，我们偶尔叹气，也会推搡着窃笑，会展望未来，会彼此鼓励，会计划我们不会成行的一起旅游的向往。我们在说婚姻中的暗伤，并拿自己的生活举例说明。我们会在路边的狗食馆里一遍一遍说到——爱。

很多网友留言说自己是“鱼香肉丝”，搞得我像被海选出来的超女一样特别得意。在天津签售《都是妖蛾子》的时候我提前一刻钟到的，进去一看，读者已经排成了队在等待。我的好友白花说：“你要是摆架子，你就是孙子！”推了我一踉跄。我赶紧屁颠屁颠地跑过去，掏出笔就在人家买的书上写我的名字。其实，写下倚里歪斜名字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满是感激，我甚至觉得那些信手拈来未做加工的段子对不起“肉丝”，如果文字还有些粗糙，我想，我的真诚是细致的。

这本书献给我所有的朋友和我的“鱼香肉丝”们。

我想，跟你在一起。

王小柔（身份证上名为王晨辉）

媒体从业者，在某些门户网站拥有自己的专栏，在全国多家纸媒体开设固定专栏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你别碰我》，杂文集《把日子过成段子》、《都是妖蛾子》。

这家伙的电子信箱：xiaorou01@sin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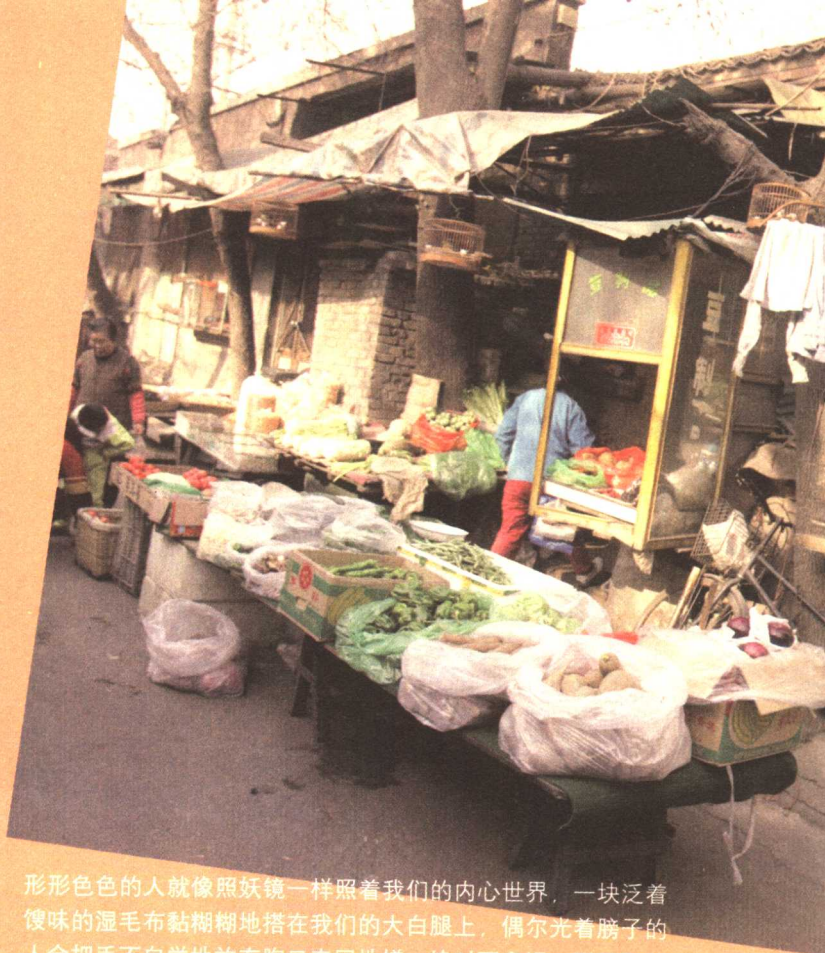
博 客：xiaorou.blogchina.com

王小柔这个艺名已经像狗皮膏一样贴我身上了，撕都撕不下去，除非拿刀连皮带肉一块儿给片下去。我也下定决心继续把这个名字糟蹋下去，什么黑锅都让这个名字死扛。

只有在我熟悉的市民生活里，我嘴角的笑意才是由衷的，我想，你也是吧。

责任编辑：陈阳春

整体设计：康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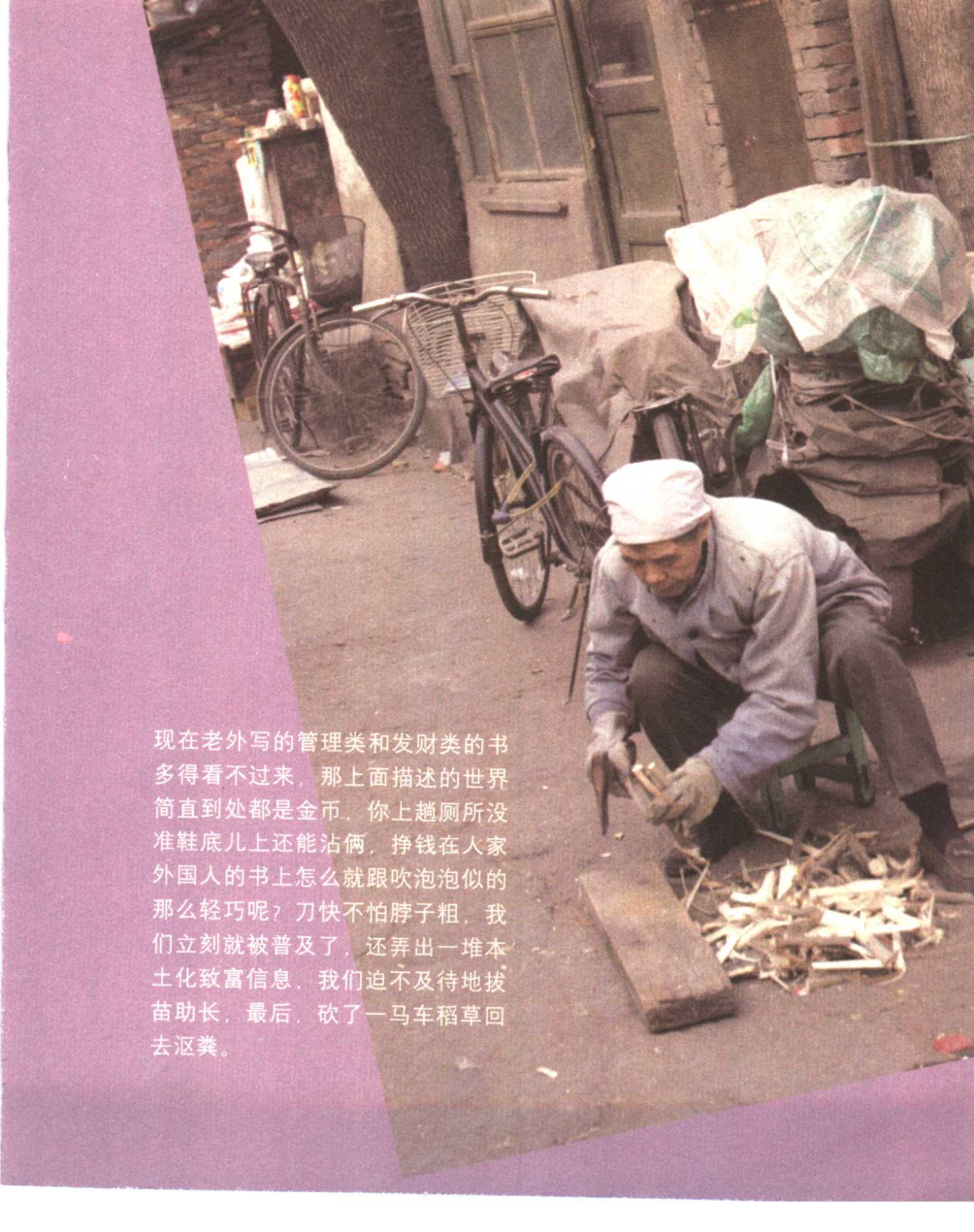


形形色色的人就像照妖镜一样照着我们的内心世界，一块泛着馊味的湿毛布黏糊糊地搭在我们的大白腿上，偶尔光着膀子的人会把手不自觉地放在胸口来回地搓，绝对下意识。脱了西装和吊带裙大多数人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挣钱不多，我们懂得怎么过日子，与其把柠檬从杯子边拔下扔掉还不如贴在脸上或放进锅里炖牛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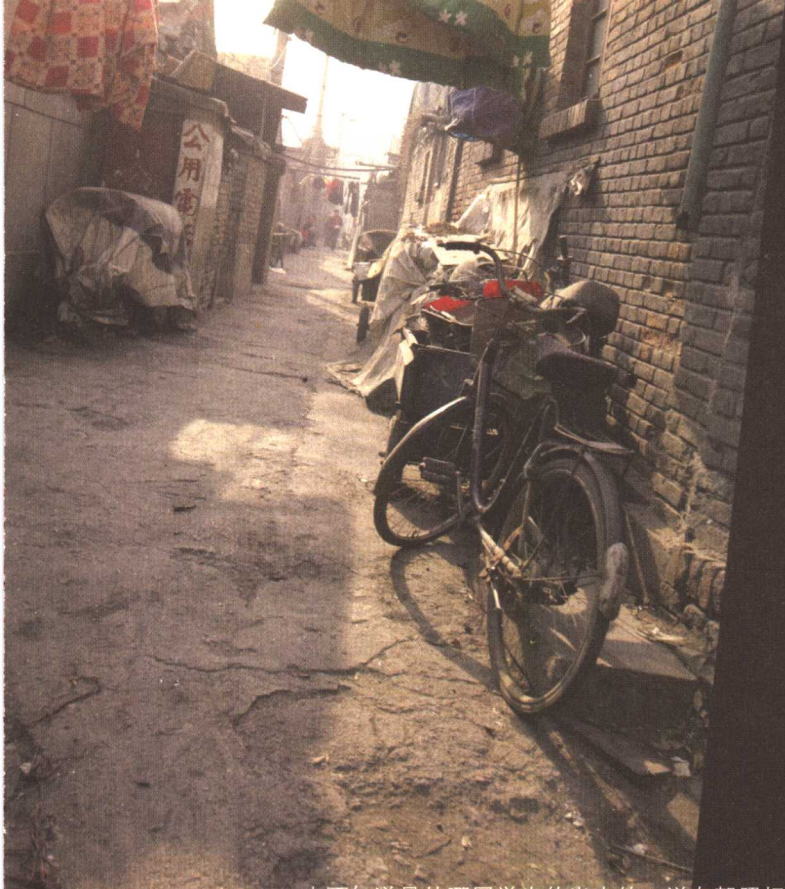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块砖，一面墙，一些背影停顿在岁月的照片里，那是我们的生活痕迹。一别经年，字迹、回忆、诉说、信笺成了一把精致的钥匙，支撑着我们走回从前，我们始终记得沿途的景致。尽管现在简单的胡同只剩下影像，连时间都被推倒了，但在很多人的心里，他们依然从容地走着，并且面带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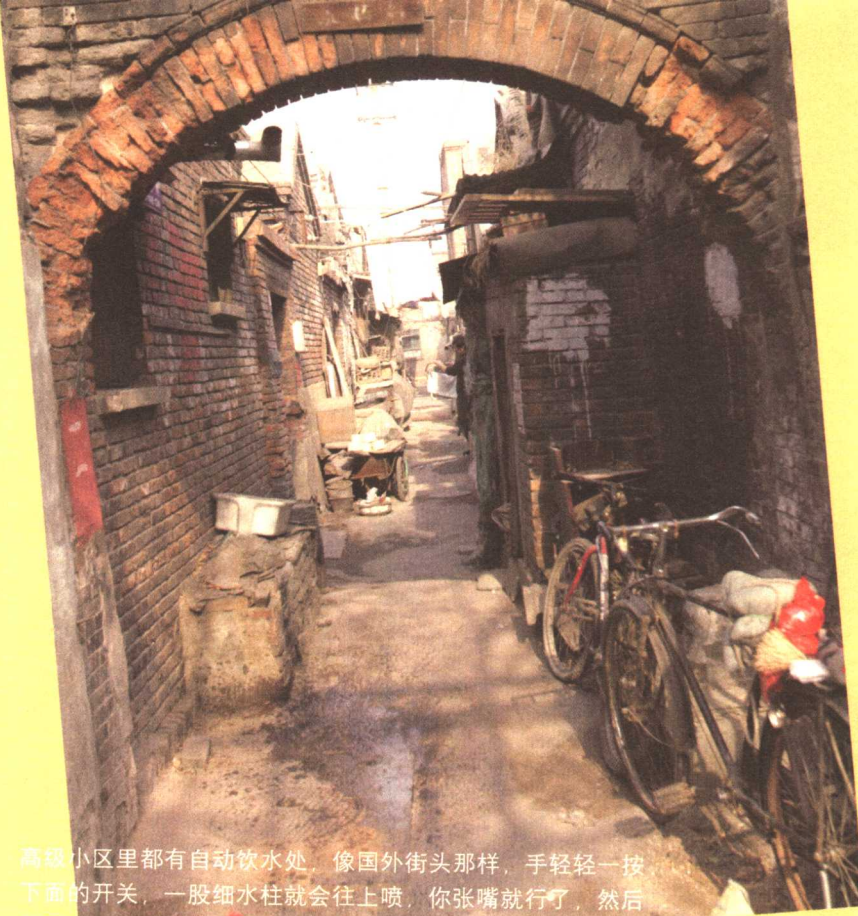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回忆，生命的花枝繁复丰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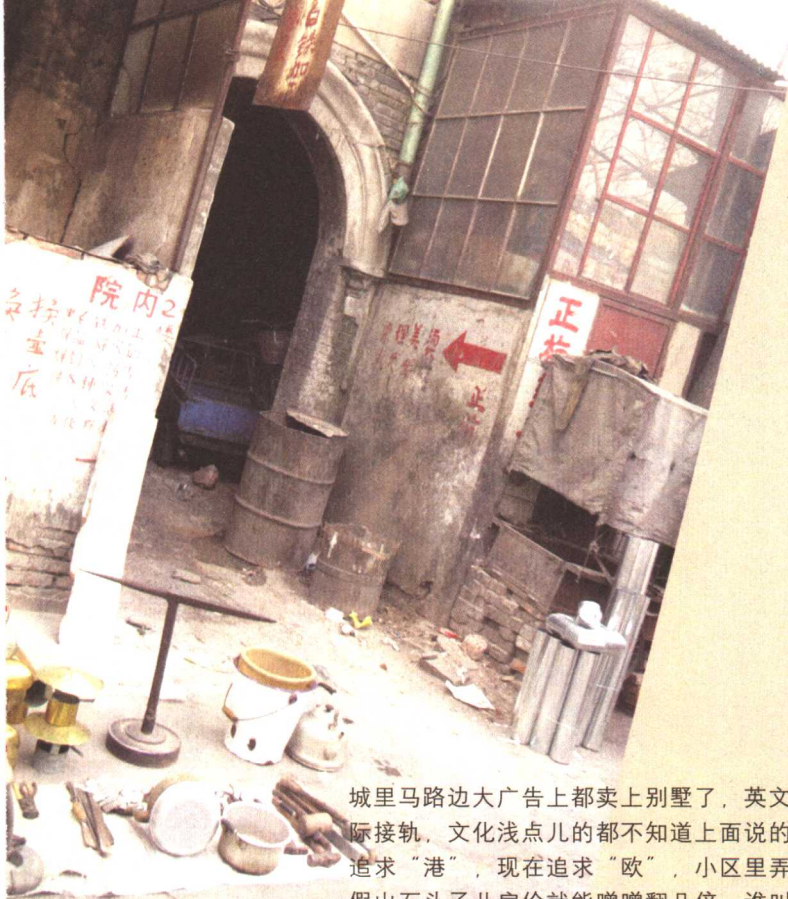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老外写的管理类和发财类的书多得看不过来，那上面描述的世界简直到处都是金币，你上趟厕所没准鞋底儿上还能沾俩，挣钱在人家外国人的书上怎么就跟吹泡泡似的那么轻巧呢？刀快不怕脖子粗，我们立刻就被普及了，还弄出一堆本土化致富信息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拔苗助长，最后，砍了一马车稻草回去沤粪。



也不知道是从哪届学生传出来的，说有驾照好找工作，那时候很多人都像蛤蟆跳坑似的，起早贪黑地学起了车。我们中大概没人想过学车干什么，反正一说跟找工作有关，就像被人点中穴道，毕业时大多数人都成了司机，我总觉得自己上的更像个驾校。我骑自行车包里倒经常放着驾照，当身份证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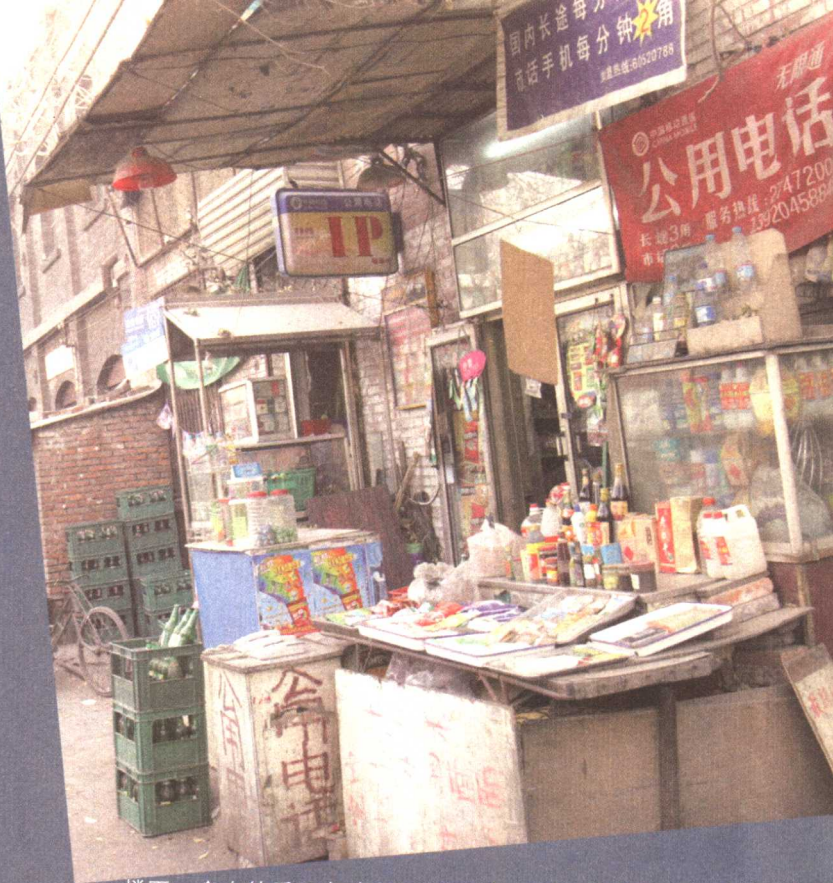


高级小区里都有自动饮水处，像国外街头那样，手轻轻一按下面的开关，一股细水柱就会往上喷，你张嘴就行了，然后往下咽。新贵们削尖了脑袋买这儿的房子还不就图一出门像欧洲。可你猜他们用那个自动饮水处干吗？冲脚！夏天经常有人高抬腿脚丫子一伸，净化水就成了洗脚水。还有老太太在那儿给孩子洗脸洗手，偶尔还能看见洗菜的。我不禁羡慕起欧式生活的闲散自然，原来花那么多钱就是为了返璞归真，简直太像以前的大杂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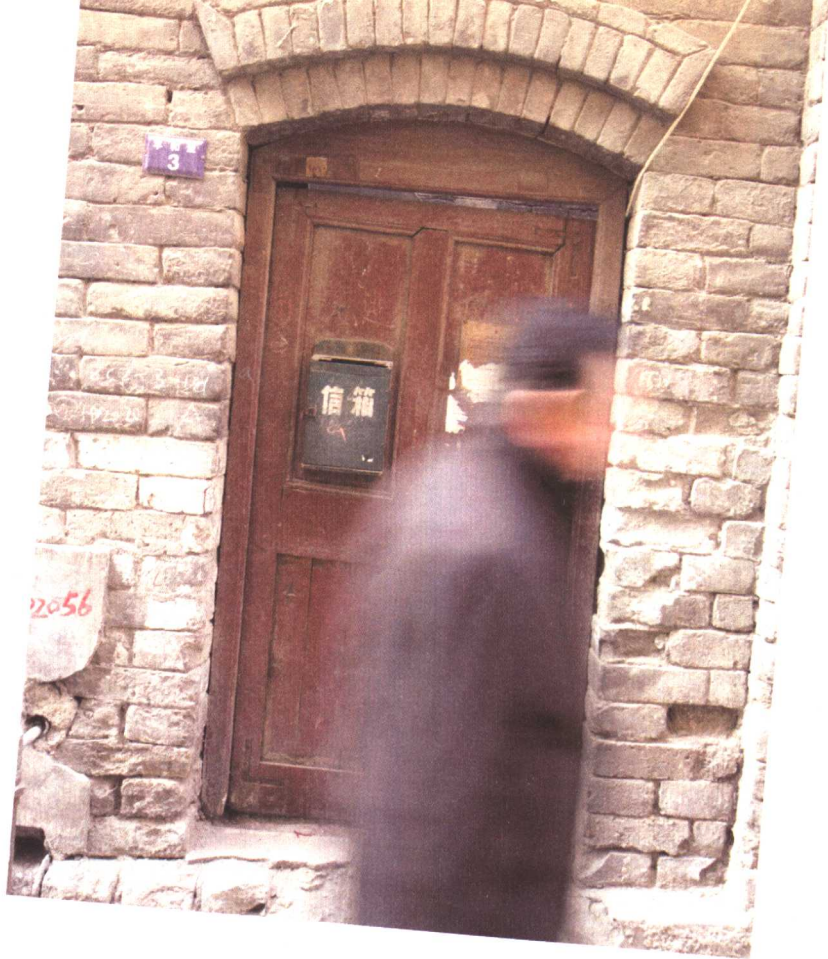


城里马路边大广告上都卖上别墅了，英文大字母跟国际接轨，文化浅点儿的都不知道上面说的嘛。以前咱追求“港”，现在追求“欧”，小区里弄上点儿水沟假山石头子儿房价就能噌噌翻几倍，谁叫有人就好这口呢！他们以欧洲为蓝本，屋里三口人得弄俩厕所，从马桶到椅子腿垫都得有外国字，穿出口转内销的真丝睡衣，肥得一家人能在衣服里玩捉迷藏。

有人说房价还得涨，我把心一横，让丫往黑里涨，反正我也没钱。时髦与我无关，我当小市民的时候经常乐得屁颠屁颠的。



楼下一个女的丢了电动自行车打110，警察来了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谁家没丢过自行车就不正常了。”当时我就想再拨个110。我们宽容到把丢车当自然现象了，又不是摘黄瓜，到季节不揪下来，全得烂地里。当我们家的自行车丢绝了以后，我拔了四颗后槽牙买了汽车，这东西大，不用一停就找小树或者铁栏杆，可前几天小区里流行丢汽车了，大发夏利桑塔纳一样丢了一辆，那几天我就想，这贼不是逼家家买飞机吗？



活着有时候像玩一副斗兽棋，你手里捏着大老虎，也没准儿一扔骰子，心里数着数，棋子儿落下的那个红圈儿里正写着“陷阱”俩字，不过早晚能把小旗子插对面去，不就是多耽误几个时辰吗。我经常仰着脸看那些手气特好的主儿，人家甩手全是大数，一路吃着兔子狐狸之类的就过了河。